表征与记忆: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建构

陈钿莹

【摘　　要】红色文化内蕴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信息。由于记忆代际递减与虚无拟像的侵蚀,红色文化面临着延续性断裂的挑战,必须对红色文化进行具象化建构以抵御红色文化被遗忘的风险。红色文化具象化能通过符号凝缩、介质表征、技术赋能的双向循环流转机制,有效地诠释红色价值、外显红色意象、激发红色情感,促进个体对红色文化形成认同感与归属感。因此,我们在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的实践中要多样化地立体呈现红色文化具象内容,增强红色文化流动性;仪式化地动态复归红色文化真实记忆,锻造共享记忆信码。

【关 键 词】红色文化;具象化;符号;记忆

【作者简介】陈钿莹,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沪),2022.10.67~73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实存,其内核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过程中凝聚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遗存和红色精神”。[1]红色文化内蕴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信息。历史虚无主义利用历史认知代际递减的特征,惯于制造碎片化的虚无拟像模糊红色文化记忆,从而分离个体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断裂红色文化的延续性。我们必须以真实具象抵御虚无拟像的侵蚀,“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不忘历史、不忘初心”。[2]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双向循环建构机制能有效弥合时空认知差异,个体在与红色具象的表征互动中能增强红色文化的凝聚力、说服力、传播力、渗透力、触发力,有利于实现国家民族认同和情感认同的双向衔接,最终形成坚固牢靠的红色记忆。

一、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的必要性

由于历史时空的转换,代际认知的递减极易使历史虚无主义利用虚无拟像置换历史真相,断裂红色文化的延续性,以达到漠视文化、遗忘历史的目的。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就是以真实具象克服虚无拟像的影响,有助于弥合时空认知差异,存续红色历史记忆。

1.虚无拟像断裂红色文化的延续性

文化认同感在维系一个民族国家的价值信仰、精神继承、行为规范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3]当前,红色文化的认同面临挑战,虚无主义以虚假的碎片拟像模糊历史记忆,侵蚀红色文化认同根基,造成主体历史认知的断裂,消解红色文化的价值,企图让共同体成员逐步遗忘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侵蚀红色文化的认同根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标志性精神产物,它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发展历史紧密相连,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红色文化的共享性与特质性使其成为联结民族成员的纽带,是共同体成员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认同根基。社会成员以共同体内部独有的文化作为确证自我归属的中介,以此进行“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在与特有文化的社会二元交往中不断凝聚起“我们”的身份标识。“事实上,作为一套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独特的信念体系，正是文化传统将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4]文化认同感是个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精神聚合反映，红色文化究其内核是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红色革命精神，它赋予文化认同主体前进的导引目标。文化的人为性质决定了它只有“被群体中的人们所共同接受才能在群体中维持下去”。[5]历史虚无主义的惯用手段便是解构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离散社会群体对文化的集体认同感。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产物，不同于物质实存具有固定状态，它呈现出的是社会、历史和认知网络不断交织融合存续的流动样态。历史虚无主义否定红色文化即是否定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成就。红色文化的重要事件被弱化为次要存在，造成个体对红色文化的认知断裂，进而产生对红色文化的疏离感，逐步遗忘红色历史，最终侵蚀文化认同根基，破坏红色政权合法性的认知框架。

碎片拟像模糊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历史虚无主义对文化认同的侵蚀往往伴随着碎片化记忆展开，即利用虚假拟像消弭文化记忆的真假界限，将幻象置换为真实。红色文化承载历史信息，个体接受文化信息在人脑中是以记忆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最终在个体调取记忆过程中内化为稳定的精神力量。历史虚无下的文化碎片化总是以各种似是而非、去中心化的解构主义样态出现，着眼于模糊历史记忆的内容和目标，进而消解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一般来说，政治认同危机产生的过程是认同模糊→认同消解→不认同，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根基，文化记忆的认同模糊甚至无序混乱直接造成文化迭进的断裂。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样态愈加隐匿和多元，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是“经由互联网载体及其信息化手段而以隐蔽、柔性的照面方式，接续散布错误历史观和价值观而形成的一种极具欺骗性、毒害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新形态”。[6]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借以碎片化的拟像重组拼贴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遮蔽红色文化的历史价值，编造似假非真的拟像信息。拟像是模拟现实而又超现实的产物，它具有强大的意义开放性，借助多元的媒介能脱离真实之物。拟像融合事件的真实与虚假，模糊真假记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分不出真实和假象、正确和错误、原创与复制，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强大的’超真实”。[7]受此影响，人们会对红色文化记忆的真实性产生质疑，碎片的认知无法形成系统完整的记忆，红色文化的模糊记忆将会带来遗忘历史的风险，在无序状态中产生政治认同危机。

2.红色文化具象弥合时空延展的脱域性

历史虚无主义解构红色文化的最大目的在于否定历史、断裂文化、遗忘历史，为了抵御虚无拟像的模糊记忆，我们需要对红色文化进行具象化建构，以真实有形的具象样态弥合时空认知的差异，消除时空转换中出现的偶合性虚假信息，存续真实的红色历史记忆。

红色文化具象化有助于弥合时空认知差异。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思想精神，虽能摆脱物理意义上的时空限制进行流动地传播，然而也正因其“无形”而更易被“揉捏”为各类“畸变形状”。红色文化发生的历史场域与当代具有较大的代际差异性，“无形”的红色文化需以“有形”的具象样态去抵御时空转变下产生的“虚无”拟像，弥合时空认知的差异，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建构主要是指将承载红色文化思想、观念、精神内核的信息，以多样化、具体化、形象化的样式进行展现。由于历史时空场域和网络传播空间的无限延展，红色文化的脱域性只会进一步地加深。脱域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8]这也意味着无形的文化在时空延展中不断脱离初始场域，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将有助于抵抗原始含义在脱域中被虚无解构的负面影响。“革命无用论”“革命破坏论”等否定革命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便是利用了红色文化的时空认知差异而展开的，红色历史的代际断层使人们无法真切地认知革命进程的艰巨性、复杂性，无法认知到革命英雄人物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牺牲，进而产生认同危机。红色文化具象化以具体真实的线索再现红色人物、红色故事，将发散无形的文化有形化、固态化。唯有具象方能抵抗拟像，才能增强文化的历时性，形成个体的认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知图景，延续文化的时代性，在红色具象中真切了解另一时空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弥合认知差异，筑牢认同根基。

红色文化具象化有利于存续红色历史记忆。红色文化具象是具体化的文化形态，能给予红色文化以清晰的样态，抵御碎片拟像所产生的模糊记忆。红色文化诞生于革命年代，承载着复杂且丰富的革命历史信息，以红色文化为根本基础的红色具象自然也携带着红色历史信息。红色文化具象的多样立体特质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存储历史信息，明晰指涉性的具象能在人脑中筑起更为真实、牢固的红色历史记忆，有效切断产生政治认同危机的第一环节——初始记忆模糊。红色文化在时空维度上的存续并非是恒久的，随着文化时空的延展，红色文化需要借助红色具象稳定文化内部的价值内核，达成历史记忆的延续保存。“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借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9]红色文化的具象载体通常都为红色历史发展上的历史结晶点，能形成“红色文化→红色具象→红色记忆→红色精神”的演变内化逻辑链。红色具象将红色文化的历史信息进行打捞排序展现，续存的信息能缝合起不同时空的历史记忆，个体在具象缝合中获得对特定历史情境与事件的真实认知，由此保存完整记忆脉络，以消除貌似为真的零碎拟像的虚无攻击。红色文化具象化有助于个体理解历史、认同文化、续存记忆，在不断延伸的脱域时空中消解历史距离感，触发个体对红色文化的真实认知，自觉辨别虚假的历史信息，主动对红色文化进行接纳内化。

二、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的可能性

红色文化具象化具有抵御虚无拟像解构红色历史的重要作用，然而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建构并非是直接从红色文化中进行简单提取就能完成的单向流程。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需要经过符号凝缩、介质表征、技术赋能的双向循环流转，才能有效地诠释红色价值、外显红色意象、激发红色情感，实现红色具象的建构，发挥红色文化具象的时代性与价值性。

1.符号凝缩诠释红色文化的价值话语

红色文化具象作为一个符号能进行意义的凝缩，将复杂广泛的价值内容内嵌在符号形式之中，以符号形式诠释红色文化的价值内容。符号凝缩为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提供了可能性。弗洛伊德最早提出凝缩是“构成集合形象和复合形象”。[10]拉康指出，凝缩“是能指的重叠的结构”。[11]多丽丝·格雷伯指出，符号凝缩是“永恒定格的符号瞬间”。班尼特和劳伦斯则提出：“决定性瞬间以特定的符号形式表现出来，成为我们关于整个事件认知的凝缩与象征。”[12]符号能对事件认知进行凝缩与象征，将多层含义汇聚与流通，成为个体了解事件的聚焦切入点。红色具象的符号凝缩对红色文化的关键点进行文化标注、缩影历史、聚合意义，决定性的永恒定格瞬间有效地将历史信息进行归类，凝合起共同体的身份识别，在红色文化具象的符号凝缩中实现认知维度的认同。红色文化具象符号的凝缩过程强调了意义的聚合，脱胎于现实的凝缩既能集合文化信息，又能从修辞角度诠释价值话语，赋予现实以深刻的意义内容。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的初始环节便是要将历史内容、历史意义、历史线索、历史价值等信息聚焦在某个具象符号之中，将红色文化价值话语嵌入有形的具象之中，个体在凝缩中移置出具象背后的意义链，加固符号意义之网。

红色文化具象借以符号凝缩增强意义的传播延展广度。“凝缩符号的修辞和论证价值在于它能够同时唤起广泛的情感和一连串思考。”[13]符号凝缩使红色文化具象化既能保留原型信息，又能在堆叠的广泛意义场域中刺激个体内化其中嵌入的价值话语，个体在具有决定性的凝缩符号中提取定格的永恒信息。例如，国旗便是符号凝缩的具象典型，国旗是具有国家象征能力的符号，一面国旗承载的是一个国家政治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等重要国家意义信息。个体凝视国旗这个具象化的红色符号能快速地得到其背后波澜壮阔的革命凝缩图景，无形的红色文化便能以具象符号建构并传播起来。当前，“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14]红色文化具象的本质在于利用符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号诠释价值话语,将历史信息嵌入人们的生活之中,以各类具象化符号流动地拼贴在各大交往空间之中,主体被具象客体所包裹,在与符号的互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解码出其中的凝缩意义。符号凝缩使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得以实现,符号编织文化意义之网,将个体导引进红色文化的价值体系之中。红色文化具象所表达的文化抽象概念在符号"凝缩—诠释—内化"中得以解码铺展,具象符号的意义凝缩有利于红色文化进入个体内化环节,生成文化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2.介质表征外显红色文化的意象构境

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在完成符号凝缩价值内容的初始环节之后,需要利用各类介质载体将其中的文化信息表征出来,外显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抽象的文化只有显现在个体的基本感知中才能有效地完成具象化的建构目的。介质表征为凝缩符号的解码带来了"充满弹性的、意义多元化的全新叙事结构"。[15]红色文化的具象并非一直都能够在人脑中不断映射展现,具象建构只有借助介质表征,在现实中以不同介质状态象征性、物质性地重现具象,才能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红色文化进行具象化的建构离不开介质的传播感知,具象符号以介质的流通形式显现在人们的基本知觉中才能成为感觉材料。感觉与知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感觉是某个感官活动的产物,知觉是多个感官协作产生的有机整体,知觉是以感觉为基础并对大量的感觉信息进行综合加工而成的统一体。知觉是感觉的更深层次发展,感觉只是对某一客观事物的体现。例如,红色文化具象化以红色音乐介质表征时,音乐介质作用于听觉,刺激个体的感官体验,而知觉则会引发人脑对音乐的整体反馈和分析处理,并在人脑中提炼出音乐中蕴含的红色文化信息。知觉的产生不是凭空而成,需要对某个存在物进行真实的感知,才能重现其内含在感官中的意义信息。"从'感觉材料'到'世界',知觉的发生应在每一次知觉活动时重演,否则,感觉材料就会丧失感觉材料归于这种演化的意义。"[16]具象利用介质表征出符合人的知觉兴趣点,得到互动反馈,便能将符号凝缩的话语作用于个体的知觉,释放出价值意义。

介质表征所凸显的红色文化具象具有恒常性,能形塑集体意象,引导集体进入带有红色文化的构境中。"文化现象可以理解为结构性背景中的象征形式;文化分析可以视为对象征形式的意义构成和社会背景的研究。"[17]文化经由象征显现出有形样态,表征是象征在大脑的进一步系统运用,是感知到知觉的上升,也是表象到意象衍生的复杂过程。介质表征与个体知觉呈现为"能指—所指—赋意"的互动关系,也是"私人形成—社会共享"的过程。首先,个体通过"能指""联结""所指",把红色文化的表征与其含义相连接。例如,将国旗与国家象征联系起来,为国旗的表征赋予意义。其次,经由人脑生成表征的相关意象,意象"代表着一种'质',才使心理意象与事物的自然本体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这种形象的形成,其实是心灵对某种事物之本质的认识和解释的产物"。[18]介质表征利用意象的恒常性在社会群体中不断输入历史文化信息,消除最初纯粹的表象意义,最终将个体的意象定势化为独特的社会集体意象,使意象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进行流转。多样化、多层次的介质表征所组合形成的红色文化具象能形塑出一个红色意象构境,个体在与介质的审视互动、意象拼贴、情感激发中走入集体意象构境空间,个体与集体的意象构境得到了共享连接,在红色文化具象的介质表征中个体愈发能体验到红色文化共同体的召唤。

3.技术赋能增进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

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是以符号凝缩意义为基础,经由介质外显形塑个体的文化意象,在此过程中生产出属于集体共享的文化构境。然而,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绝不是单向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循环的建构机制(如图所示)。介质表征形成的意象还需更进一步的扩大化传播,不断与个体进行多维度互动,以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因此,需要通过技术赋能使红色文化的具像化建构渗透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把过去的记忆带回现实,在主客体双向记忆互动中增进个体的情感认同,聚焦具象建构的红色情感关键点,将红色文化具象所诠释的价值话语作为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自身行为规范的准则。共同体成员在进行符号共享与情感沟通中再现符号,个体在技能赋能的情感刺激下唤起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记忆,反复调取的红色记忆能加深个体对具象符号的理解,甚至能创设出新的具象符号,诠释红色文化的时代生命力,凝缩红色文化新的历史意义。由此进入下一个循环过程,红色文化具象化得以循环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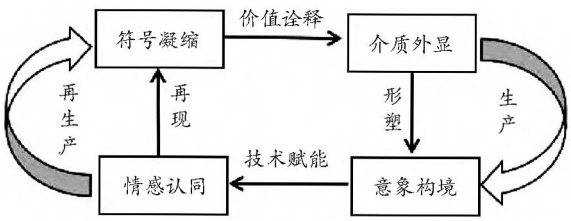

图 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循环建构机制

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循环建构机制既能保存红色历史信息,保障红色记忆的唤起,又能形塑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意象构境,再现红色文化历史符号。随着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循环建构的流动性与便捷性,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具象的再生产。信息技术对红色具象的赋能体现在“赋予情感功能”,在符号凝缩、介质外显、具象再现双向合力循环流程中,技术为具象建构提供多模态塑形,赋予个体层次多样的红色情感体验。同时,个体把情感知觉通过技术平台与他人交流分享,形成新的时代符号。如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在电视平台播出,还利用短视频平台、全息投影平台等技术手段展示,由此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艰难探索沉淀为无数先烈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意象集合,激发个体产生情感认同。新兴的技术手段为具象的生产形塑、再生产重现带来更为真实丰富的情感体验。

三、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的实践性

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循环建构是为了存续红色文化的历史信息,抵御由于时空转换、代际递减和历史虚无主义侵蚀所造成的记忆遗忘。个体形成真实有效的记忆,方能自觉抵御虚假记忆的弥散与模糊。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在实践维度中的旨归在于唤醒历史记忆,恢复红色文化的原有之义。因此,要以多样化的符号立体呈现红色文化的具象内容,仪式化的记忆之场动态复归记忆,导引个体进入情感归属的实践场域。

1. 多样化地立体呈现红色文化具象内容

红色文化具象化在实践建构中必须遵循多样立体的表征原则。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是为了抵抗模糊的虚无拟像,红色具象要以多层次、多形态、多维度的形象进行呈现。人的知觉选择是具有能动性的,为何选择此物而不选择彼物,背后蕴含着个体对某物的价值判断、意识目的。所以,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需要运用多样化符号调动个体的感官体验,投射出立体化的意象,引发个体注意,进而使其融入共同体文化之中。

多样化符号交互铸造红色文化具象。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循环建构机制的初始起点为符号凝缩,多样化符号能刺激个体的知觉反应。符号凝缩意义、衍生价值,多样化符号的交互运转比起单一符号的刺激具有更强烈的嵌入感,能释放出更为丰富的文化信息。以符号意义之网在人脑中建构起联结现实与文化的红色文化具象,“它们并不是简单地与其他概念联网,而是在一个由上下文启动的意义网络中的良好联系”。[19]当前,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的实践主要通过视觉与听觉的符号联动完成意义的初步凝缩与知觉唤起。首先,通过塑造可观测的具象符号激发个体的感官欲望。“看不见”“摸不着”的红色文化需要积极利用文字、图片、音频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符号进行呈现。可观测的感官知觉符号能够将抽象的文化价值诠释得更为生动、有趣味。例如,视觉具象符号的运用为红色文化提供了新的融汇模式。我们处在一个被视觉包围的时代,“视觉不仅包含透镜和视网膜的生理学,而且包括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事先选择的、事先编码的知觉特征和结构”。[20]我们应当积极运用图像,具象化地呈现红色文化的内容,增强个体的感官体验。其次,通过交互多样具象符号调动个体的情感共鸣。可观测的具象符号不能单一向度发展,多向度地汇合才能迸发出最大的红色力量。建党百年主题MV《少年》,既利用了视觉符号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又使用了悦耳动听的听觉符号,视频与歌曲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的结合将百年党史凝缩起来，加深了个体对红色历史的理解，在多样具象符号中引发个体产生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

立体化意象投射整合红色文化构境。多样具象符号的交互过程需要借助介质进行广泛传播，以实现红色文化具象外显价值的多样同一性，表达红色文化多样性、灵活性与包容性的效果。个体在具象投射的意象中进入红色文化构境，也即是将所有意象整合形成“虚拟的在场”。在多媒体介质交流时代，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建构要充分发挥介质的流动性与重叠性，增强个体的体验快感、组建情感共同体、创设新的符号凝缩。“因特网有自己的地理，它是由处理从位置产生信息流动的网络和节点组成的……它导致了流动空间这样一个新的空间形态的产生。”[21]共同体成员使用多媒介在多样化的互联网平台进行即时交流，最为常见的便是通过抖音、微博、B站、微信等进行情感表达。因此，我们要将形塑之后的红色文化具象嵌入各种交流平台，在流动的符号交互中以立体化的意象增加共同体成员的浸入感、体验性。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赋权的算法推荐，根据个体的个人信息、兴趣偏好、浏览记录等进行场景的调适和构境的营造，利用不同场景的切换使个体获得独特的在场化体验。譬如，利用云端直播、VR、AR、MR、H5、全息成像技术等将不同场景展演出来，有利于个体将不同场景整合为一个红色文化构境。然而，媒介融合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介质的高度自由流动性使传播主体变得复杂，技术赋权可以使人人都成为媒介的主人，所以红色文化构境的建造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净化传播内容，防止虚假信息借助介质诱导个体进入虚无构境之中。

2.仪式化地动态复归红色文化真实记忆

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建构离不开仪式的操演，仪式“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22]多向度的仪式活动能给予个体具身真实的在场体验，锻造共同体成员的共享记忆信码。此外，由于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循环建构是一个互动的流程，也就蕴含着动态化实践的要求，需要根据特定时空内容打造沉浸式的记忆之场，复现红色文化的真实记忆。

仪式化操演红色文化具象，锻造共享记忆信码。文化认同的形成具有“内向化”与“外向化”两个向度。“内向化”是指引导共同体成员进入意象构境，完成文化的内化与传承；而“外向化”是指借助符号表征和情感共鸣进行文化外化与再生产，这也契合了红色文化具象化循环建构中的再生产环节。仪式的经典瞬间能成就符号的凝缩，是实现文化从内向吸收到外向表征的重要载体。“仪式是一种相互关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它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现实，因而会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性的符号。”[23]文化仪式作为架构起文化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工具，给予共同体成员对历史信息整合补充的想象空间，把个体与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在红色情感的感化下对共同的历史记忆产生归属感。红色文化纪念仪式要操演红色文化具象，多维度排列展演红色历史情境，使用国旗国徽、党旗党徽、标语口号、纪念碑、革命歌曲等具有外显红色情感的具象载体，勾连个体与共同体的记忆。应当积极地利用仪式与红色文化具象的互动，建构起富有感染力的象征之林，使身处在仪式活动中的个体认同其中的文化信息。

动态化沉浸记忆之场，复归真实红色记忆。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建构是为了保证红色文化的延续，红色文化有赖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稳固续存，个体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记忆是真实有效的，才能抵御社会空间中虚假记忆的干扰。因此，要打造出承载红色文化具象的记忆之场，以真实具有亲历感的红色文化具象场域触发不同个体之间形成情感共振。“记忆之场就是：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经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24]以记忆之场向不在场的“他者”展示真实的红色历史，将“他者”揽入“我们”形成“类”的价值概念。立体化的红色意象在记忆之场中堆叠沉淀为个体的记忆刺激点，记忆之场是意象构境外显的宽广场域，能发挥整合红色文化具象与稳固红色记忆的作用。红色文化具象借以介质投射出的意象构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境需要动态化地往复呈现才能获得流动的生命力，沉浸式的记忆之场方能维护红色文化具象的保留与再生产。例如，通过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富有红色文化具象内容的场地，使个体拥有沉浸式的在场体验，历史将不再是远去的静态旧事物而是鲜活的记忆，个体在红色建筑地标中能得到历史的延续感，在看得见的历史景象中勾勒出历史的画面。此外，还要重视创伤记忆之场的建构。“创伤记忆”通过集体记忆的塑造会让民族产生同一性，也让国家更加团结，相比幸福和喜悦的记忆，灾难、耻辱更难让人遗忘。[25]从具象真实到具身真实地嵌入，创伤记忆的重现凸显了身体在场的具身性力量。各地要结合实际重视挖掘独有的红色记忆之场，在其中以真实的图像、数据、声音等方式动态地将红色意象输入个体的记忆系统，使共同体成员全身心地沉浸其中，激发对民族与国家的深层次认同，进而在动态传播实践中增强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引导力。

参考文献：

[1]沈成飞，连文妹．论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J]．教学与研究，2018(1)．

[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2．

[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7．

[4][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M]．译者：张华青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68．

[5]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391．

[6]何文校．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新样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3)．

[7][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M]．译者：陈刚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30．

[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译者：田禾．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8．

[9]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10][奥地利]弗洛伊德．释梦[M]．译者：孙名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93．

[11][法]拉康选集[M]．译者：褚孝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442．

[12]刘涛．媒介·空间·事件：观看的“语法”与视觉修辞方法[J]．南京社会科学，2017(9)．

[13]程波，辛铁钢．作为电影修辞的“凝缩”与“移置”——兼论麦茨电影符号学的精神分析语义学基础[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14][德]恩特斯·卡西尔．人论[M]．译者：甘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3．

[15]王海洲．国家能力建设的象征维度[J]．政治学研究，2021(3)．

[16][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译者：姜志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3．

[17][英]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译者：高铦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36．

[18][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译者：滕守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0．

[19]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12．

[20][美]W.J.T.米歇尔．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M]．译者：陈永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23．

[21][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M]．译者：郑波，武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24．

[22][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译者：纳日碧力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0．

[23][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译者：林聚任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4．

[24][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译者：黄艳红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87．

[25][德]阿莱达·阿斯曼．创伤，受害者，见证(上)[J]．译者：陶东风．当代文坛，2018(1)．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